

前赴后继

44.571
C 220

17

28

中国人民解放军

前赴后继

(战斗英雄故事)



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里的故事，讲的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郭继胜、林茂成、陈金合、曹文选、“洛阳营”等战斗英雄和模范集体的光辉业绩。从不同侧面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反映了英雄们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真实而生动地体现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和指战员们在革命战斗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故事情节生动，语言朴实，战斗生活气息浓厚。

目 录

战斗的青春	(1)
血战苏家崮	(17)
铁人轩广胜	(27)
身经百战	(36)
柏山青松	(49)
“洛阳营”	(55)
“朱德射手”杜兰学	(79)
火线宣传员	(87)
王麓水在鲁南	(99)
八连在鲁南战役中	(131)
支前路上	(155)
飞夺龙亭	(166)
在大反攻的日子里	(180)
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191)
在王师长身边	(216)
“神炮”	(228)

两千张煎饼	(243)
蒿里山三勇士	(249)
战地记者	(257)
赴汤蹈火	(271)
曹文选和他的战友	(277)
在战火中成长	(293)
军民之间	(306)
木船打兵舰	(321)
白衣战士	(327)
老教导员	(334)

编后记

战斗的青春

年龄十四上战场

一九三七年，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已波及到整个汾河流域。

汾河东面，临汾城北，有个杨安村。村里有个乳名叫生金的穷孩子。九月的一天上午，生金到村外去割草，在路上听人说：“洪洞县的曲亭镇到了八路军啦！”

“八路军?!”生金乐得一蹦三尺高。他摔掉背上的破草筐，象喜鹊一样，朝北面的一条大路上飞去。

生金到了曲亭镇，果然看到一个挎盒子枪的八路正朝一间房子里走去，心想：“哼，一定是个官！”便也跟了进去。

“小鬼，干什么呀？”挎盒子枪的转过身来，发现进来一个小孩。

“当八路！”生金学着大人的腔调说。

挎盒子枪的惊讶地端详着生金，见他衣服上打满补丁，

头发象一团乱棕，一对眼睛又圆又亮，不由得欢喜地摸着他的头，笑呵呵地说：“好。叫什么名字呀？”

“安——保——全！”生金很认真地说。

“嗯，很象个大人的名字。快长吧，长大了当八路！”

“我今天就要当！”

“哟，这么急呀！今年几岁啦？”

“快十八啦！”安保全不愿说自己才十四岁。

“你这个小鬼，嘴倒灵巧。快坐下，喝点水。家在什么地方呀？”

“杨安村。”

“杨安村？离这里有四十里呀！你怎么来的？”

“靠这个！”安保全坐在背盒子枪的身边，拍拍大腿回答。

这时，屋里的人都笑着围了上来。又谈了一会，安保全知道挎盒子枪的是指导员；另外，有的是通信员，有的是司号员。

“指导员，快发这个给我吧。”安保全羡慕地摸着指导员身上的盒子枪，急切地说。

“不是说过吗？你还小嘛。”

“你也说了嘛，连名字也象大人了嘛！”

“哈哈哈哈哈……”安保全的话，惹得大家一齐笑起来。指导员望着这个机灵可爱的小鬼，故意问：“你说说，为什么要当八路呀？”

“打日本鬼子！”安保全说着，举起了两只小拳头。

“可你不会打枪！”

“保险会。”安保全一面从腰间摸着什么，一面继续说：“日本鬼子要是碰上我的子弹，保险完蛋！”

“你也有枪？”大家都惊奇地问道。

“喏！”安保全从衣袋里摸出一颗小石子来。

“哈哈！原来是这个玩意儿！”在旁边的司号员，笑得直捂肚子。

“笑什么？”安保全走到门口，对着一棵杨树梢头瞅了瞅，一挥手，“嗖”——小石子飞出，一只麻雀应声落在地上，不停地扇动着翅膀，好一会才“啾啾”地惊叫着飞去。

指导员欢喜得一把搂起安保全，说：“真是个好孩子！准能当个好战士！”

安保全以为自己的要求达到了，乐得吊在指导员的脖子上：“啥时发枪呀？”

“不过，你现在还小呀。今晚在我铺上睡，明天送你回家，好不好？”

安保全一听，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小嘴噘得象一朵喇叭花。

安保全生长在贫苦人家，受着地主的压榨，又听说日本鬼子也来欺负中国人民，心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到处打听消息，问八路军住在什么地方，一心想拿枪杀敌，今天找到了八路军，可指导员却要送他回家，他怎么能不噘嘴呢？

第二天，连部房子里挤满老乡，他们是来送自己的儿子、兄弟、丈夫参军的。安保全的父亲也来了。指导员对安保全说：“小安，跟你爹回家吧。”

“我不回家！”安保全紧紧地拽着指导员的衣服，急得哭了。

“还是先回家吧，过两年来，一定收你。”

“不！我今天就要跟你们走，当八路！”

“我们要行军打仗的呀，你怎么跟得上？”

“你们行，我为啥就不行？”安保全把指导员的衣服拽得更紧了。

一会，他又昂起头，对父亲说：“爹，你一个人回去吧，告诉娘，我当八路军了，等打走鬼子，我再去看她！”

安保全的话，深深感动了屋里的人。战士们一个个看着指导员，希望收下他。老乡们也纷纷帮着说话。安保全的父亲也要求说：“同志，还是收下他吧。生金在家里也没法过日子。我这个独生子，虽说性子有些野，但还懂点理儿，把他交给你们，能为抗日出点力，我也省心啦！”

在这样好的老人和孩子面前，还有什么说的呢？指导员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说：“好，好。老人家，就让小安留下吧。”

安保全一听，笑咧了小嘴，不停地蹦跳着。

晚饭后，指导员点亮了小油灯。他将一套军装剪短了些，拿出针线，细细地缝着衣边。缝好后，双手将衣服一抖，对安保全说：“来，穿上！”

安保全穿上军装，挺起胸膛，左看看，右瞅瞅，忽然眼珠一转，说：“指导员，还有呢？”

“还有什么？”

“枪！”

安保全说罢，爬到凳子上，取下墙上的盒子枪，背在身上，大步在屋里走着，嘴里喊着“一二一”，不时地扭头看看自己的身影。

“指导员，快发给我枪呀！”

指导员象想起什么，拉着安保全说：“来，坐下。我问问你，当司号员可高兴？”

“司号员是干啥的？发枪不？”

指导员做着吹号的姿势说：“就是吹号。”

安保全马上摇摇手说：“我不当司号员，我要拿枪！”

“可上级已决定你当司号员啦。”指导员一面说，一面注视着安保全的脸。

安保全噘着嘴想了一会，喃喃地说：“当司号员，又没有枪，怎么去打鬼子？”

“当司号员，传达上级的命令，也是为了消灭敌人。再说，同志们的枪，大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安保全思索着。

曲亭镇上，渐渐静下来。这间房里的油灯，还在闪烁着，墙壁上，映着两个紧挨着的身影。指导员在耐心地给安保全讲述革命道理。他的语调，有时是和气的，有时显得有些严厉。

安保全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听着。最后，他慢慢取下盒子枪，挂在墙上，说：“我听指挥，当司号员。”但他仍旧没有忘记枪。

不久，安保全调到班里当战士，参加了矿山战斗。战斗中，他象小老虎一样，跟着突击班，又是射击，又是甩手榴弹，第一次缴获了敌人的两支大盖枪。

安保全象一块铁，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越炼越坚，越炼越纯。

单人俘敌一个连

一九四四年二月，我军发起了陡沟庄战斗。

战斗发展很快，庄里的敌人大部被歼，残余部分慌乱地夺路而逃。我军指战员勇猛追击。

有一个年轻威武的八路军战士，正在敌群中冲杀，他就是安保全。

安保全跟着班长和一个战士，消灭了几个敌人，又朝前追去。

这时，有个家伙边逃边回头叫骂：“妈的，快！向北打！”安保全一看，原来是一个伪军官，正逼着后面的伪军掩护他逃命。

“逃不了！”安保全象一阵疾风，从侧面绕到前头，卧倒在一个坡坎边。等伪军官刚从身边跑过，他就一跃而起，端起步枪，“砰！”子弹打穿了伪军官的胸膛。后面的几个伪军，没命地逃窜，有一个家伙没跑出几步，就吓得瘫倒在地。安保全赶上去，见他腰间还挂着一只拔光了毛的鸡，不由得大声喝道：

“举起手来！”

“是，是……饶命。”

安保全见他象个勤务兵，就指着敌军官的尸体问道：“他是你们的什么官？”

“是，是参谋……长。”

“是什么参谋长？”

“是军部的……军部……”

安保全心想：是伪十军参谋长，总算没让这条毒蛇逃掉！他缴下勤务兵的枪，眼盯着几个伪军的背影，朝东面一个小岭追去。

安保全追到小岭下，不见敌人的影子，暗自寻思：哪里去了呢？是不是躲到岭那边去了？他登上小岭，卧在地上，机警地察看着周围的动静。突然，他发现半山腰的一个凹地里，黑压压的簇拥着一群伪军，足有一个连！

面对着这群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的豺狼，安保全不禁仇恨涌心头，怒火三千丈。虽是单枪匹马，却浑身是胆！他知道，敌人是“兵败如山倒”，这里不过是一群惊弓的鸟，无头的雁，只要机智勇敢，一定能够消灭他们。于是，他依据有利的地势，倏地站起来，高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跟我来！敌人不投降，坚决消灭他！”

这声音如千钧霹雳，在山谷里回响。

敌人惊恐地向上望去，只见一个威风凛凛的八路，一手握枪，一手挥动手榴弹，吓得丧魂落魄。其中有一个胆子稍大点的家伙，偷偷地移动着身子，想把机枪移到一块岩石后面。

“不许动！”安保全厉声高喝，接着“砰”的一枪，岩石上溅起点点火星，几块碎石飞起，这个家伙“哇”的一声，双手蒙着脸，滚到一旁。

这时，几个敌人推出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家伙往上走来，

看样子是来察看虚实的。安保全更警觉起来，喊道：“机枪班同志注意，听到我的命令就开枪！”

“别、别打……”“歪帽子”慌张地边走边说：“嘿，我上回被八路军俘虏过，知道你们的政策，我……我还认、认识你……”

安保全把手中的刺刀晃了晃，说：“认识就更好，你先放下枪！”

“歪帽子”身子不由自主地筛起糠来，扭头滚了回去。

安保全又趁势喊道：“缴枪不杀，不然就叫你们统统完蛋！”

敌群混乱起来了，开始放下武器：“别打呀，缴枪，缴枪。”

“统统举起手来！朝下走！”安保全喝令着。

一百多个伪军，乖乖地举着手，向小岭下走去。一个俘虏回头向小岭上瞅了一眼，不禁惊愕地自语道：“只有一个……”

这时，连长带着二十几个战士，飞快地向这边赶来。

这次战斗后，鲁南军区授予安保全“青年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安保全单人俘敌一个连的消息，很快在鲁南军民中传开了。

不久，安保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黑夜巧战十字沟

为了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打击“摘桃子”的蒋

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滕县战斗胜利结束后，安保全所在的部队奉命到运河南，夺回黄邱套山区，断敌退路，以配合兄弟部队围歼运河南地区之敌。

这时，安保全担任了五连二排排长。根据连长命令，他率领全排飞速赶到运河南山区，经过五分钟战斗，夺取了敌人据守的东南高地。

为了阻击逃窜的敌人，安保全带着两个班，迅速下了高地，埋伏在山下的十字沟边上。

黑夜里，山风袭人。周围不停地响着枪炮声，闪着火光，我军正在攻打敌人占据的山头和村庄。

安保全向两个班长交代了几句，就到阵地前沿看地形去了。

高低不平的山地，荆棘丛生。安保全来到一块小洼地，刚停住脚，心想这倒是个很好的地形……突然，后面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拉风箱似地喘着气说：“老弟，你是哪一部分的？”

“敌人！”安保全暗暗吃了一惊，但他惊而不慌。多年的战争生活，使他炼就了大胆、沉着的性格。他没有马上转身，不紧不慢地问道：“谁呀？”

“进了庄啦！”

安保全泰然自若地转过身来，目光触到五个黑影，再一看，旁边人影绰绰，约有一个排。他故意问：“你是说——八路进了庄吗？”

敌人最忌讳“八路”两个字，特别是在这样的夜晚，听这个人的口气这么大，感到有点不对头，不由得后退了几步。刚才发问的敌人“哗啦”拨弄一下枪栓，壮着胆子问：

“你到底是哪一部分的？”

紧接着，又是一片“哗啦啦”的枪栓响。

安保全索性慢腾腾地坐到一块岩石上，说：“看你们，大惊小怪的！”

这句话，把敌人都说懵了。

安保全又提高了嗓门，说：“四班、六班当心哪，八路进庄啦！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乱打枪！”

阵地上的战士们刚才已经隐隐听到枪栓响，正在惊疑时，听得排长这么一喊，知道排长和敌人遭遇了。可是，愚蠢的敌人听了，还真以为安保全是自己人哩。其中一个问：

“你是——高地上的人吧？”

安保全站起来，装着不耐烦地说：“还问什么？你们要到高地去，跟我来就是了。”说毕，拔脚就走。安保全推测，这股敌人是来增援高地的。可是，已经晚了，高地早被我们拿下了，他们还蒙在鼓里呢！

“喂，慢、慢点……”敌人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安保全走去。

安保全一面加快脚步，一面嘲笑说：“看你们，磨磨蹭蹭的！”

“轰！”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敌人“哇呀”乱叫起来，慌作一团。

安保全忍住笑说：“喂，这是官庄那边的炸药响，远着呢，慌什么？！”

敌人这才略为定下心来，又踉踉跄跄地往前走。眼看接近我军阵地了，安保全飞奔几步，跳进工事，大吼一声：“打！”

霎时，枪声大作，弹雨纷飞，这股敌人大都被击毙，两个负伤的也当了俘虏。

安保全带领两个班，在这里又连续消灭了几股敌人。

拂晓，十字沟南头突然又响起枪声。安保全一看，只见一群敌人从远处向这边打枪，却不敢靠近，他便对大家说：“注意，等靠近了再打！”

“排长，敌人不敢靠近，是不是‘调动调动’他？”一个战士望了望西南角，想出了一个主意。

“‘调动’他？”安保全听了，又与大家商量了一下，说：“好，就这么办，你们三个人到西南面去放几枪。注意！捡几顶钢盔带去，在那里把钢盔露出一一点，装装样，打一阵枪，再用几颗手榴弹，来个虚张声势！”

不一会，西南角响起一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一听，都把枪口掉转过去。安保全趁机带着一个班出击，把六、七十个敌人全部消灭。

“真过瘾！”战斗刚结束，四班长跑到安保全跟前说：“排长，昨儿晚上我真有点为你担心呢。”

“咱担啥心？谁不知，反动军队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呀！他们怕人民，怕人民的军队，早上怕，中午怕，晚上就更怕了！”

一席话，说得大家欢笑起来。

英勇奋战在枣庄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我军为粉碎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内战

阴谋，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决定对死心塌地反共反人民的枣庄国民党十九集团军王继美部发起攻击。

练兵场上，龙腾虎跃。五连二排排长安保全因病住院了。二排的战士们练了一阵跨越障碍的动作后，围坐在地上，开军事民主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热烈：

“噯——听说敌人安的电网，三米内可以吸人，是吗？”

“我就不信，它能救得了十九集团军的命！”

“电老虎，电老虎嘛，总得想个办法对付它。”

“是呀，可怎么个对付法呢？豺狼怕猎枪，那电老虎怕啥家伙呀？”

“呀”字刚落音，有个小包“嗖”地飞落在他们的面前，随着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电老虎就怕这家伙！”

战士们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一齐站了起来：

“啊！排长！”

“排长回来啦！”

“咦，怎么今天就出院啦？”

安保全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而且一天比一天恶化，病痛使得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领导上多次找他做工作，他才答应进医院治疗。虽说人在医院，可心仍在排里。医生叫他服药时，他说：“医生同志，你能给我找点没用场的橡皮吗？”医生不解地问道：“要它干什么？”“用它包刀柄，砍电网，打枣庄！”“没有什么橡皮，你现在的任务是治病。”安保全说：“好，我主动配合治疗，你得帮助我找些废旧橡皮来。”医生答应了。